



散文組
佳作

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9屆(115年度)徵文比賽



得獎人：**洪翊勝**

就讀系別：**醫學系 五年級**

得獎作品：**帝都與我**

得獎感言：

感謝過去經歷過的所有事與遇到的所有人，每一件事都堆疊出現在的我，因為需要感謝的人太多了，就感謝天罷！

帝都與我

醫學五 洪翊勝

我一直以為自己懂這座城市。

畢竟我是從它的巷弄裡長大的，那些養著蔥段與濕氣的廚房味道、久曬不乾的衣服滴下來的水跡、坐在騎樓下用塑膠椅支撐著整個下午的老人家，都是我童年生活的底色。我以為自己熟悉所有細節：便利商店門鈴的音階、雨天機車呼嘯過積水時噴起的水花、清晨還未散去的麵包香氣。這些記憶黏在我身上，就像是這座城市親手塞進我口袋裡的小東西，我以為那代表我和它很靠近。

可是慢慢長大以後，我開始發現，熟悉並不代表我真正理解它。那些我曾經能靠直覺辨認的街道，如今變得像一張畫過太多次的地圖：有些線條模糊了，有些路標換了字體，有些店鋪的門面漆了新顏色。我還記得國小放學後會跑去的小攤子，它曾經在那個轉角屹立二十年，如今卻變成一家明亮到讓人不敢踏進的連鎖店。我每次經過，都像在經歷一次突如其來的告別，不懂為什麼沒有把握住它消失前的最後一天。

我開始懷疑，是不是我還沒真的長大，但城市已經先走了一步。又或者，是我走得太快，它才悄悄把我的位置換掉。我仍然住在這裡、呼吸這裡的空氣、看著這裡的天空，可是城市似乎不再像從前那樣承接著我。它有它的節奏，而我只是其中一個被挪動的標點符號。

夜裡經過某些老舊的街區時，我會突然想起以前的自己：那個總坐在家門口台階上

吃冰、想像未來會變成什麼模樣的小孩。那時候的我覺得世界很大，台北也很大，長大應該會變得開闊。但如今真正站在成年的位置回望，卻發現那份「開闊」不知從何時開始變成了「稀薄」，好像越來越多東西是我看不懂的、抓不住的、來不及告別的。

我常常在深夜走回家的時候，有一種說不清的漂浮感。明明路燈和牆面的斑駁都和記憶裡差不多，但我卻覺得自己像是走在一座只剩輪廓的城市裡。那些我以為會陪著我一生的場景——像是公園裡的那棵大樟樹、像是騎樓下擺滿雨鞋的五金行、像是總是放太甜配方的豆花店——它們不是消失，就是變得沉默得讓我不敢再靠近。

我有時候會問自己：是不是某些地方，只能用童年的身份才能理解？是不是某些風景，只願意對那個還沒長大的我敞開？

這樣想的時候，我會突然覺得一陣微妙的心酸——不是激烈的那種，而是像騎樓漏水滴在肩上的那一下，冷、輕、沒有痛感，但心裡會因此縮了一下。

也許我從來沒有真正屬於這座城市，我只是被它暫時收留。而我一直誤以為那叫做「家」。

老台北是一個很有個性的角色。如果把城市都想成有人格的存在，那老台北大概就是那種講話不多、臉臭卻心軟的前輩型人物。它不會主動和你搭話，更不會刻意對你客氣；它把自己攤在陽光下、雨水裡、老屋瓦片的陰影中，不解釋、不辯解、不求你理解。你要懂，就懂；你不懂，它也無所謂。

我一直覺得，老台北的傲氣不是炫耀，而是一種不需要證明什麼的底氣。像是萬華某些巷弄裡的理髮店，門口永遠擺著那支快要掉色的旋轉燈；像是中山北路二段老公寓窗外風乾的被單；像永康街老店外頭的木製招牌，被雨打、被人摸、被太陽曬，卻一直不肯換。這些東西就這樣站著，彷彿在說：「我在這裡很久了，不需要你來定義我。」

老台北的驕傲是靜默的，它習慣被誤解，也習慣自己承擔。它知道自己老了，有時候也知道自己跟不上時代，但它從不因此彎腰。你可以嫌它髒、嫌它擁擠、嫌它沒有規劃，可是你如果真的住過這裡，你也會知道，它的那些「不完美」都是它的表達方式，像一個不擅長甜言蜜語的人，只能用固執的方式留住生活。

我常常覺得自己像它。明明心裡有很多話想說，但一句「沒關係啦」就把所有細節藏起來。明明偶爾也會覺得孤單，但表面上卻要裝得冷靜、裝得不在意。明明會期待有人多問一句「你真的還好嗎？」，但下一秒又覺得這世界能不能理解我其實也沒那麼重要。

老台北大概就是這樣教我的——沉默其實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種尊嚴。不是不在乎，而是覺得不必向所有人解釋。

而城市也在變化，它的沉默方式也在改變。

老房子被拆了，新樓蓋起來，地下化的工程繞來繞去，捷運越來越多線，有些巷子被拓寬，有些被遮蔽。可是老台北的性格沒有因

此消失，它只是縮到更深的地方去了，需要你更細的目光、更慢的步伐才能看見。

走過龍山寺附近的街道，會看到有人坐在騎樓下削蘋果；走過大安某些老巷子，會聽到窗裡飄出收音機播放的老歌；走過中正區的邊緣地帶，還能看到那種快要掉漆卻永遠都不關的木門。這些都像是老台北在對我眨眼——悶騷、不動聲色，但其實早已習慣我們這些悶著氣長大的孩子。

有時候我覺得老台北根本不懂我們這一代的迷惘。但更多時候，我覺得它其實非常懂，只是不會說。它像是在看著我們掙扎，看著我們跌倒，看著我們在尋找什麼，又看著我們裝得什麼都不怕。它不會給我們答案、也不會拉我們一把，它只是站在原地，用它自己的方式提醒我們，你不需要急著被誰理解。你要先學會自己站著，我又何嘗不是，醫界之中，先站穩再說其餘。

成長後的某一天，我決定回到小時候常經過的市場。那是一個我曾經覺得永遠不會變的地方：攤位緊密到像是用呼吸撐起的空隙、阿姨喊價喊到嗓子沙啞、魚腥味與蒸氣混成某種不屬於語言的味道。可當我再次踏進去時，世界卻像被重新畫過一樣。

攤位少了、空間大了，但沒有以前的熱氣。魚攤的伯伯沒以前有精神；切肉的刀聲從「鏘」變成「喀」，像是生命力隨著時間變得輕薄。賣餛飩的阿婆退休了，她的位置換成一個面無表情的店員，手法很快、態度很冷。我站在那裡，像個回到故鄉卻找不到家門的旅人。

我點了一份印象中的油飯。入口的瞬間我愣了一下，味道真的沒有變，可是我卻吃不出從前那個讓人覺得「今天一切都沒問題」的幸福感。我頓時明白，那種飽足不是來自味道，而是來自那個還不會被世界擠壓的我。

或許是我變了。或許是城市變了。或許是兩者都變了，只是不在同一個方向、不在同一個速度上。

離開市場的時候，我看到曾經很常光顧的老伯伯，他坐在騎樓下的紅色塑膠椅上，低著頭睡著。我忽然覺得一陣莫名的鼻酸——那種不是「悲傷」，而是「原來時間真的帶走了很多我沒察覺的東西」的感覺。城市沒有真正離開我，它只是安靜地前進，而我站得太久，才會覺得它變了。

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我經過一處老房子。以前它的牆壁是灰色的，現在被刷成了白色，看起來乾淨、也看起來空洞。老台北正在老去，而我卻不斷在變化。於是我們的距離變大了，但不是彼此不再相愛，而是我們都被迫用不同方式生活。

那一瞬間，我突然發現：很多時候不是家鄉變得陌生，而是我自己已經無法用童年的心去看它了。

這種領悟沒有劇烈的痛，只是一種慢慢滲開的憂傷，像霧裡的燈光，明亮得剛好能看清方向，也暗得足以讓人猶豫。我不知道老台北是不是也在看著我，想問我是不是走得太遠、是不是忘了它、是不是還需要它。

但我知道它不會真的問——它的驕傲不允許。

於是我們之間就形成了一種奇特的距離：它不喊我回來，我也不再期待它會停下腳步等我。我們彼此看著對方變老、變忙、變沉默，但還是帶著一點不肯示弱的情感。彆扭、固執、卻真實。

有時候我會想，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離開這座城市，我會不會想念它的固執？想念公車司機在塞車時不耐煩的喇叭、想念店家用「要不要辣？」決定你一整天的心情、想念颱風天還硬撐著開門的早餐店。想念那些不說漂亮話、只用生活本身教你怎麼活下去的老派方式。

老台北不溫柔，但它真實。它不會對你說「加油」，也不會問你「最近好嗎」。它只會用它生硬、粗糙、卻誠實的方式告訴你，人生並不容易，可是要撐著。而我長久以來的倔強沉默，其實正是它教給我的。

如果有一天我走得比它更遠了，我想我仍然會在某些時刻想起它。在難以啟齒的痛苦裡、在覺得自己不被理解的夜裡、在想要逞強卻又快要撐不住的清晨，我會想起老台北那種不會低頭的姿態，像告訴我：「你不要急著哭，那樣太丟臉。」不是安慰，而是一種默契的力量。

它不需要我回來，它也不需要我許下承諾。它不會抓著我、也不會留我，它只是在原地站著，用它那種說不出口的傲氣默默祝福我。而我也不用再依賴它，只需要帶著它留給我的骨氣繼續走。

我離開時不需要告別，也不需要回頭。
因為我知道——我走出去時帶著它的影子，
那就是我對這座城市最深的回應。

老台北從來不需要我說我愛它，它也從來沒有問。但它在我身上留下的那些沉默、那些頑固、那些不肯服輸的力量，早已成為我面對世界時唯一不會倒下的部分。所以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離開了，那不會是逃離，而是延續。我不是離開這裡，而是把這裡帶走。這大概就是我能給老台北的最後一件事——我用自己的方式變得堅強。

而那份堅強裡，有它的影子。

